

三国演义的政治与谋略

罗贯中 著
毛宗岗 批
金圣叹 定



三国演义的政治与谋略

● 罗贯中 著

● 毛宗岗 批

● 金圣叹 鉴定

● 三环出版社

琼新登字03号

三国演义的政治谋略

罗贯中 著

毛宗岗 批

金圣叹 鉴定

责任编辑：苏 斌

装帧设计：廖 铁

※

三环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印刷一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8.5 字数：201 千

1991年9月第一版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8,500

ISBN 7-80564-752-6 / G · 524

定价：4.80元

前 介

昔人云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而孔子则自言：“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春秋。”作《春秋》而何罪之有？此为千古一大疑情，一大话头。吾人幼时读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，而耆年硕学者则告诫曰：少年不宜读《左传》，恐因此而误入歧途；吾辈后生小子，则相讥谓：然则，何以关云长读《春秋》，俗世反称为武圣，美髯公真为《春秋》所误耶！此亦一大疑情，一大话头。大可一参。

先民遗产古籍中之有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等著作，诚皆为可读而不可读之书；可读者，以其叙述历史人与事之险阻艰难，情伪得失，波诡云幻，变化莫测，实为壮观。其不可读者，人能观今鉴古而克己为圣为贤为善者难；人而读书而有知识，学足杂济其奸，文足掩饰其过，反而资助于为非为恶者易。由此而知孔子自叹罪我者春秋之言，则爽然而尽释疑情矣。

泛观秦汉以后历经魏、晋而南北朝之历史人物，慧黠者口说春秋大义而阴用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之权谋者，代不乏人，尤其以魏蜀吴之三国局势，最为显著。于是初唐之际，而有赵蕤著《长短经》之作，评议古今，昭示正反之旨，其于三国权谋，尤所议论。自此以后，宋、元则误于理学之清谈，以积弱为能事而已。

顺沿而至明末，则有李卓吾辈之崛起，攻讦历史，揭发用经用权之谈，骚然于学术之林；一变再变，复有冯梦龙等《古今谭概》、《智囊补》等之作，杨慎修《廿五史弹词》以及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论说部之谈，言赅意长，借词比事，往往深含夫子微言大义之旨，以示权谋韬略之可用与不可用，以彰善善恶

恶之分齐，必须慎思明辨，方能得其圈中。

至若清初毛宗岗批《三国演义》之词，据称为金圣叹同意之作，事实为何，不得而考。但其批语，虽为说部小品，而涵义深远，足发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谋略之旨要，诚为三百年来不可多得之慧解。惜乎历来被埋没于《三国演义》本事之外，而为明眼者所忽略，殊为可慨。今由老古文化出版公司特为汇集成专书，俾世之讲谋略者，藉此可发深省，则为幸甚。

一九八五年端阳

南怀瑾记于台北

原 序

余尝集才子书者六，其目曰：庄也，骚也，马之史记也，杜之律诗也，水浒也，西厢也；已谬加评订，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。近又取三国志读之，见其据实指陈，非属臆造，堪与史册相表里，由是观之，奇又莫奇于三国矣。或曰：凡自周秦而上，汉唐而下，依史以演义者，无不与三国相仿，何独奇乎？三国曰：三国者，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，而演三国者，又为古今小说之一大奇手也。异代之争天下，其事较平，取其事以为传，其手又较庸，故迴不得与三国并也。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，而叹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；当汉献失柄，董卓擅权，群雄并起，四海鼎沸，使刘皇叔早谐鱼水之欢，先得荆襄之地，长驱河北，传檄江南，江东秦雍以次略定，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，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；惟卓不遂其篡，以诛死；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位虽虚，正朔未改，皇叔宛转避难，不得早建大义于天下，而大江南北已为吴魏之所攘，独留西南一隅，为刘氏托足之地；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，西为汉中一摧，则汉益亦折而入于曹，而吴亦不能独立，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，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；逮于华容遁去，鸡肋归来，鼎足而居，权侔力敌，而三分之势遂成。寻彼曹操一生，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怒，檄之骂之，刺之药之，烧之劫之，割须折齿，坠马落堑，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，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，此天之又若有意以成三分，而故留此奸雄，以为汉之蠹贼。且天生瑜以为亮对，又生懿以继曹后，似皆恐鼎足之中折，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。自古割据者有矣，分王者有矣，为十二国，为七国，为十六国，为南北朝，为东西魏，为前后汉，其间乍得乍失，或亡或存，远或不能一纪，近或不逾

岁月，从未有六十年中，兴则俱兴，灭则俱灭，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。今览此书之奇，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，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；英雄豪杰读之而快，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。昔者蒯通之说韩信，已有鼎足三分之说，其时信已臣汉，义不可背；项羽粗暴无谋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势，而不得不统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。三分之几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，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，且高祖以王汉兴，而先主以王汉亡，一能还定三秦，一不能取中原尺寸，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，以如是止，早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，遂使当世之人之事，才谋各别，境界独殊，以迥异于千古者，非天事之最奇者欤？作演义者，以文章之奇，传其事之奇，而且无所事于穿凿，第贯穿其实，错综其始末而已，天之不奇，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，独是事奇矣，书奇矣，而无有人焉？起而评之，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锦心，口非绣口，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，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、汉唐而下诸演义等，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。余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，会病未果，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，观其笔墨之快，心思之灵，先得我心之同然，因称快者再。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，又果在三国也，故余序此数言，付毛子授剞之日，弁于简端，使后之阅者，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。

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

重刊三国志演义序

昔陈承祚有良史才，所撰魏蜀吴三国志，凡六十五篇，已入正史，范颙称其词多劝诫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；裴松之亦谓全叙可观，事多审正，而惜其失在于略复；上搜旧闻，旁摭遗逸，凡志所不载、事宜存录者，毕取以为之注而三国事迹略备。演义之和，滥觞于元人，以供村老谈说故事，然悉本陈志裴注，绝不架空杜撰，意主忠义而旨归劝惩，阅者参观正史，始知语皆有本，而不与一切小说等量而齐观矣。

咸丰三年孟夏勾吴清溪居士书

凡 例

一 俗本之乎者也等字，大半齟齬不通，又词语冗长，每多重复处，今悉依古本改正，颇觉直捷痛快。

二 俗本纪事多讹，如昭烈闻雷失箸，及马腾入京遇害，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，皆与古本不合；又曹后骂曹丕，详于范曄《后汉书》中，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；孙夫人投江而死，详于《鲁姬传》中，而俗本但纪其归吴，今悉依古本辨定。

三 事有不可阙者，如关公秉烛达旦，管宁割席分坐，曹操分香卖履，于禁陵庙见画，以至武侯夫人之才，康成侍儿之慧，邓艾凤兮之对，钟会不汗之答，杜预左传之癖，俗本皆删而不录，今悉依古本存之，使读者得窥全豹。

四 三国文字之佳，其录于文选中者，如孔融荐祢衡表，陈琳讨曹操檄，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并传，俗本皆阙而不载，今悉依古本增入，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。

五 俗本题纲，参差不对，杂乱无章，又于一回之中，分上下两截，今悉依作者之意而联贯之，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，务取精工，以快阅者之目。

六 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，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，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、谩骂武侯之语，今俱削去，而以新评校正之。

七 俗本之尤可笑者，于事之是者则圈点之，于事之非者则涂抹之，不论其文而论其事，则春秋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将尽取圣人之经而涂之抹之耶？今斯编评阅处，有圈点而无涂抹。一洗从前之陋。

八 叙事之中，夹带诗词，本是文章极妙处，而俗本每

至后人有诗叹曰，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，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，今此编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实之，与俗本大不相同。

九 七言律诗起于唐人，若汉则未闻有七言律也。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，如钟繇、王朗颂铜雀台，蔡邕题馆驿屋壁，皆伪作七言律体，殊为识者所笑，今悉依古本削去，以存其真。

十 后人捏造之事，有俗本演义所无，而今日传奇所有者，如关公斩貂蝉，张飞捉周瑜之类，此其诬也，则今人之所知也。有古本三国志所无，而俗本演义所有者，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，诸葛亮得邪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，此其诬也，则非今人所知也。不知其诬，毋乃冤古人太甚，今皆削去，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。

读三国志法

读三国志者，当知有正统、闰运、僭国之别。正统者何？蜀汉是也；僭国者何？吴魏是也；闰运者何？晋是也。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，论理则以刘氏为主。论地不若论理，故以正统予魏者，司马光通鉴之误也。以正统予蜀者，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。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，大书后汉昭烈皇帝、章武元年，而以吴、魏分注其后，盖以蜀为帝室之胄，在所当予。魏为篡国之贼，在所当夺，是以前则书是备起兵徐州讨曹操，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，而大义昭然，揭于千古矣。夫刘氏未亡，魏未混一，魏固不得为正统，迨乎刘氏已亡，晋已混一，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晋以臣弑君，与魏无异，而一传之后，厥祚不长，但可谓之闰运，而不可谓之正统也，至于东晋偏安，以牛易马，愈不得以正统归之，故三国之并吞于晋，犹六国之混一于秦、五代之混一于隋耳。秦不过为汉驱除，隋不过为唐驱除。前之正统，以汉为主，而秦与魏、晋不得与焉，亦犹后之正统，以唐、宋为主，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俱不得与焉耳。且不特魏、晋不如汉之为正，即唐、宋亦不如汉之为正。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已，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，而称唐公加九锡，以蹈魏、晋之陋辙，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；若夫宋以忠厚立国，又多名臣大儒，出乎其间，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。然终宋之世，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，其规模已逊于唐，而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，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；唐、宋且不如汉，而何论晋、魏哉？高帝以除暴秦、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，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，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，祖宗之创之者正，而子孙之继之者

亦正，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，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。昭烈为正统，而刘裕、刘智远亦皆刘氏子孙，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裕与智远之为汉苗裔，远而无征，不若中山靖王之后，近而可考，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，故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存勖本非李，而赐姓李，其与吕秦牛晋不甚相远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升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？曰：世远代遐，亦裕与智远者比，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。南唐李升不得继唐而为正统，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何也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，以延宋祚于不绝，故正统归也。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，全不以二圣为念，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，况昭烈之君臣同心，誓讨汉贼者乎？则昭烈之为正统无疑也，陈寿之志，未及辨此，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，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。

古史甚多，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，以古今人才之众，未有盛于三国者也。观才与不才敌不奇，观才与才敌则奇；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，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。吾以为三国有三奇，可称三绝，诸葛孔明一绝也，关云长一绝也，曹操亦一绝也。历稽载籍，贤相林立，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。其处而弹琴抱膝，居然隐士风流，出而羽扇纶巾，不改雅人深致。在草庐之中，而识三分天下，则达乎天时；承顾命之重，而至六出祁山，则尽乎人事。七擒八阵，木牛流马，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；鞠躬尽瘁，志决身歼，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。比管、乐则过之，比伊、吕则兼之，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名将如云，而绝伦超群者，莫如云长。青史对青灯，则极其儒雅；赤心如赤面，则极其英灵。秉烛达旦，人传其大节；单刀赴会，世服其神威。独行千里，报主之志坚；义释华容，酬恩之谊重。作事如青天白日，待人如霁月光风。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，而磊落过之；意则阮籍

白眼傲物之意，而严正过之，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。历稽载籍，奸雄接踵，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。听荀彧勤王之说，而自比周文，则有似乎忠；黜袁术僭号之非，而愿为曹侯，则有似乎顺；不杀陈琳，而爱其才，则有似乎宽；不追关公，以全其志，则有似乎义。王敦不能用郭璞，而操之得士过之；桓温不能识王猛，而操之知人过之。李林甫虽能制禄山，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；韩侂胄虽能贬秦桧，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。窃国家之柄，而姑存其号，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；留改革之事，以俟其儿，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，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。有此三奇，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，故读遍诸史，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。

三国之有三绝固已，然吾自三绝而外，更遍观乎三国之前，三国之后，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、庞统者乎？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、陆逊、司马懿者乎？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贾诩、步骖、虞翻、顾雍、张昭者乎？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、赵云、黄忠、严颜、张辽、徐晃、徐盛、朱桓者乎？问有冲锋陷阵、骁勇莫当如马超、马岱、关兴、张苞、许褚、典韦、张郃、夏侯惇、黄盖、周泰、甘宁、太史慈、丁奉者乎？问有两才相当，两贤相遇如姜维、邓艾之智勇悉敌、羊祜、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？至于道学则马融、郑玄，文藻则蔡邕、王粲，颖捷则曹植、杨修，早慧则诸葛恪、钟会，应对则秦宓、张松，舌辩则李恢、阚泽，不辱君命则赵渚、邓芝，飞书驰檄则陈琳、阮瑀，治烦理剧则蒋琬、董允，扬誉蜚声则马良、荀爽，好古则杜预，博物则张华，求之别籍，俱未易一一见也。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，励操则有管宁之高，隐居则有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之逸；忤奸则有孔融之正，触邪则有赵彦之直，斥恶则有祢衡之豪，骂贼则有吉平之壮，殉国则有董承、伏完之贤，捐生则有耿纪、韦晃之

节；子死于父，则有刘谡、关平之孝；臣死于君，则有诸葛瞻、诸葛尚之忠；部曲死于主帅，则有赵累、周仓之义。其他先见如田丰，苦口如王累，矢贞如沮授，不屈如张任，轻财笃友如鲁肃，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，不畏强御如陈泰，视死如归如王经，独存介性如司马孚……炳炳磷磷，照耀史册。殆举前之丰沛三杰、商山四皓、云台诸将、富春客星，后之瀛洲学士、麟阁功臣、杯酒节度、寨市宰相，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，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，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？入邓林而选名材，游玄圃而见积玉，收不胜收，接不暇接，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。

三国一书，乃文章之最妙者，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，三国必有所自始，则始之以汉帝；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，三国必有所自终，则终之以晋国。而不但此也，刘备以帝胄而继统，则有宗室如刘表、刘璋、刘繇、刘辟等以陪之，曹操以强臣而专制，则有废立如董卓、乱国如李傕、郭汜以陪之；孙权以方侯而分鼎，则有僭号如袁术称雄。如袁绍割据，如吕布、公孙瓒、张扬、张邈、张鲁、张绣等以陪之。刘备、曹操于第一回出名，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；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，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，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。假令今人作稗官，欲凭空拟一三国之事势，必劈头便叙三人，三人便各据一国，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，出乎其后，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？古事所传，天然有此等波澜，天然有此等层折，以成绝世妙文。然则读三国一书，诚胜读稗官万万耳。

若论三国开基之主人，尽知为刘备、孙权、曹操也，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。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，而孙权则藉父兄之力，其不同者一；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，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，其不同者二；三国之称帝也，惟魏独早，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、曹丕已立之余，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刘禅已立

之后，其不同者三；三国之相持也，吴为蜀之邻，魏为蜀之仇，蜀与吴有和有战，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，吴与魏则战多于和，其不同者四；三国之传也，蜀止二世，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，吴则自权及皓凡四主，其不同者五；三国之亡也，吴居其后，而蜀先之，魏次之，魏则见夺于其臣，吴、蜀则见并于其敌，其不同者六；不宁惟是，策之与权，则兄终而弟及；丕之与植，则舍弟而立兄；备之与禅，则父为帝而子为虏；操之与丕，则父为臣而子为君，可谓参差错落，变化无方者矣。今之不善画者，虽使绘两人，亦必彼此同貌；今之不善歌者，即使唱两调，亦必前后同声，文之合掌，往往类是。古人本无雷同之事，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，则何不取余所批三国志而读之？！

三国一书，总起总结之中，又有六起六结。其叙献帝，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，以曹丕篡夺为一结；其叙西蜀，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，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；其叙刘、关、张三人，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，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；其叙诸葛亮，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，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；其叙魏国，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，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；其叙东吴，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，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。凡此数段文字，联络交互于其间，或此方起而彼已结，或此未结而彼又起，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，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。

三国一书，有追本穷源之妙。三国之分，由于诸镇之角立；诸镇角立，由于董卓之乱国；董卓乱国，由于何进之召外兵；何进召外兵，由于十常侍之专政，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。然而刘备之初起，不即在诸镇之内，而尚在草泽之间。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，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，由于黄巾之作乱，故叙三国，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。乃黄巾未作，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，更有忠谋智计之士直言极谏以

预料之，使当时为之君者，体天心之仁爱，纳良臣之谏论，断然举十常侍而屏斥焉，则黄巾可以不作，草泽英雄可以不起，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，而三国可以不分矣。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、灵，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。

三国一书，有巧收幻结之妙。设令魏而为蜀所并，此人心之所甚愿也；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，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。乃彼苍之意，不从人心所甚愿，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，特假手于晋以一之，此造物者之幻也。然天既不祚汉，又不于魏，则何不假手于吴，而必假手于晋乎？曰：魏固汉贼也，吴尝害关公、夺荆州、助魏以攻蜀，则亦汉贼也。若晋之夺魏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，则与其一之以吴，无宁一之以晋也。且吴为魏敌，而晋为魏臣，魏以臣弑君，则晋即如其事以报之，可以戒于天下后世，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，是造物者之巧也。幻既出人意外，巧复在人意中，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，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，如此之巧，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，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！

三国一书，有以宾衬主之妙。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，先叙黄巾兄弟三人，桃园其主也，黄巾其宾也；将叙中山靖王之后，先叙鲁恭王之后，中山靖王其主也，鲁恭王其宾也；将叙何进，先叙陈蕃、窦武，何进其主也，陈蕃、窦武其宾也；叙刘、关、张及曹操、孙坚之出色，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，刘备、曹操、孙坚其主也，各镇诸侯其宾也；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、崔州平、石广元、孟公威等诸人，诸葛亮其主也，司马徽诸人其宾也；诸葛亮历事两朝，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，晚来先死之庞统，诸葛亮其主也，而徐庶、庞统又其宾也；赵云先事公孙瓒，黄忠先事韩玄，马超先事张鲁，法正、严颜先事刘璋，而后皆归刘备，备其主也，公孙瓒、韩玄、张鲁、刘璋其宾也；太史慈先事刘繇，后归孙策；甘宁先事黄

祖，后归孙权；张辽先事吕布，徐晃先事杨奉，张郃先事袁绍，贾诩先事李傕、张绣，而后皆归曹操，孙、曹其主也，刘繇、黄祖、吕布、杨奉等诸人其宾也。代汉当途之讖，本应在魏，而袁公路谬以自许，魏其主也，袁公路其宾也；三马同槽之梦，本应在马司氏，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，司马氏其主也，马腾父子其宾也；受禅台之说，李肃以赚董卓，而曹丕即真焉，司马炎又即真焉，曹丕、司马炎其主也，董卓其宾也。且不独人有宾主也，地亦有之。献帝自洛阳迁长安，又自长安迁洛阳，而终乃迁于许昌，许昌其主也，长安、洛阳皆宾也；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，荆州其主也，徐州其宾也；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，两川其主也，而荆州又其宾也；孔明将北伐中原，而先南定蛮方，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，中原其主也，蛮方其宾也。抑不独地有宾主也，物亦有之。李儒持鸩酒、短刀、白练以貽帝辨，鸩酒其主也，短刀、白练其宾也，许田打围，将叙曹操射鹿，先叙刘备射兔，鹿其主也，兔其宾也；赤壁鏖兵，将叙孔明借风，先叙孔明借箭，风其主也，箭其宾也；董承受玉带，陪之以锦袍，带其主也，袍其宾也，关公拜受赤兔马，而陪之以金印、红袍诸赐，马其主也，金印等其宾也；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金龙玉凤，雀其主也，龙凤其宾也。诸如此类，不可悉数，善读是书者，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。

三国一书，有同树异枝、同枝异叶、同叶异花、同花异果之妙。作文者以善避为能，又以善犯为能，不犯之而求避之，无所见其避也；惟犯之而后避之，乃见其能避也。如纪宫掖则写一何太后，又写一董太后；写一伏皇后，又写一曹皇后；写一唐贵妃，又写一董贵人；写甘麋二夫人，又写一孙夫人，又写一北地王妃；写魏之甄后、毛后，又写一张后，而其间无一字相同。纪戚畹则何进之后，写一董承，董承之后写一伏完；写一魏之张缉，又写一吴之钱尚，而其间则无一字相同。写权